

泰興造集

沈船

第一章

誰都不怀疑哈梅西是准能够通过法科考試的。职掌各大学的学术女神，一向都不断从她金色的蓮座上，对他撒下无数的花瓣，賜給他各种奖章，并使他屡次获得奖学金。

大家以为，考試完毕后，哈梅西一定要馬上回家了；但他却似乎并不十分急于收拾他的行囊。他父亲曾写信給他，吩咐他立刻回去。他回信說，等到考試的結果一公布，他馬上就动身。

安那达先生的儿子卓健德拉是哈梅西的同学，和他住在紧隔壁。安那达先生是梵社^①的社員，他的女儿汉娜丽妮最近正准备参加初級文科考試。哈梅西常常到他們家来做客。每到吃午茶的时候，他差不多总在座，但很显然，他所感兴趣的并不仅仅是茶，因为不是吃茶的时候他也常在他們家。

汉娜丽妮常常在洗完澡之后，跑到屋頂的阳台上去閑步，一边晾干她的头发，一边拿着一本书边走边看。哈梅西和她一样，

① 梵社(Brahmo Samaj)亦称“最高精神信徒协会”，系于1828年由罗姆·摩罕·罗易(Ram-Mohan-Roy, 1772-1833)首創，在加尔各答成立的一个宗教团体。其主要宗旨为改革印度的宗教思想与社会生活，当时印度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多参加了这一团体，对于印度的思想解放运动曾发生极大的作用。

也常常拿着书独自坐在他的房顶阳台上的梯棚边讀着。这里的确是一个可以安心讀書的好地方，但这里使他分心的事也很不少，这是誰都可以很容易猜想到的。

直到現在两方面都还没有提到婚姻問題。安那达先生所以沒提起这件事是有一个原因的：他有一位年輕的朋友到英国学法律去了，老头儿的心里老在想着那个年輕人很可以做他的女婿。

有一天午后，在吃午茶的茶桌边，大家談論得非常热烈。年輕的阿克謝在考試方面虽然不很行，但他的茶癮和对于其它一些无伤大雅的小嗜好却也并不亚于某些在学业上更有成就的青年；因此他也常常是汉娜丽妮茶会上的客人。今天，在談話中他發揮議論說，男人的才智好比一把大刀，即使沒有很鋒利的刀刃，它的重量也可以使它成为一种极有力的武器，但女人的机智却至多不过是一把細小的鉛笔刀——不管你把它磨得多快，也决作不了什么大用……

听到阿克謝的这种荒唐論調，汉娜丽妮倒預备默然忍受；但这时她的哥哥卓健德拉也同样提出了一些菲薄女人才智的議論，这却使得哈梅西不能忍耐了。他一变适間默然沉思的态度，开始滔滔不絕地贊頌女性的各种美德。

哈梅西一边热烈地为女性进行辯护，一边又喝完了两大杯茶，这时忽有一个仆人送来一封他父亲写給他的信。他把信拆开，匆匆看了一眼，虽然这时辯論正非常激烈，他也不得不甘認失敗，匆忙地站起身来預备离去。后因大家一致向他抗議，他只好向他們解釋說，他父亲剛从老家到这里来了。

“你請哈梅西老先生进来坐一会儿吧，”汉娜丽妮对卓健德拉說，“我們也可以請老先生吃杯茶呀。”

“別麻煩啦，”哈梅西匆忙地拦住說，“还是我馬上去見他

吧。”

阿克謝这时却不禁心中暗喜。“老先生也許決不肯在这里叨扰什么哩，”他說，暗示着安那达先生是梵社社員，而哈梅西的父亲却是正統的印度教教徒。

哈梅西的父亲布拉加·莫罕先生一見到他儿子，第一句話就是，“你必須同我一道赶明天的早車回去。”

哈梅西抓抓头皮。“有什么事那么急嗎？”他問。

“也沒有什么特別的事，”布拉加·莫罕說。

哈梅西以詢問的眼光看着他父亲，心里奇怪他为什么要这样匆忙，但布拉加·莫罕却不覺得有必要滿足他儿子的好奇心。

晚上，哈梅西的父亲出去拜訪他的加尔各答的朋友們去了，哈梅西坐下来預备給他父亲写一封信；他按照一般对有身份的父亲写信的格式，写下了“父亲大人高貴的蓮座下”，但写完这一句后，他的笔似乎怎么也不肯听使喚了，尽管他一再对自己說，他同汉娜丽妮已經以一种未經明言的誓約彼此以身相許，如果現在再把这个未經公开的婚約对他父亲隱瞞下去，那是非常不对的，也仍屬徒然。他用不同的格式又写了好几張信稿，但結果仍一張一張全被他撕毀了。

晚飯后，布拉加·莫罕安靜地睡去。但哈梅西却象午夜游魂一样，爬到阳台上去，煩惱地来回走着，不住地瞪着两眼望着邻家的房子。九点鐘的时候，阿克謝才迟迟离去；九点半，他們的大門关上了；十点的时候，安那达先生的客厅里的灯也已經灭掉；到十点半，全院的人都沉沉入睡了。

第二天一清早，哈梅西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加尔各答。布拉加·莫罕先生是非常小心的，他決不会让他有誤車的机会。

第二章

哈梅西到家以后，才知道他父亲已经替他选定了一位新娘子，并已定好了举行婚礼的日子。布拉加·莫罕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阵潦倒的日子，他后来的发迹实多亏了他幼年时期的一位朋友，一位名叫伊向的辩护士的帮助。伊向去世很早，他死后别人才发现，除了一堆债务，他是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样一来，他的寡妻和他的孩子——一个女孩——就立刻陷入了贫困不堪的境地。这女儿现在已经成年，她便是布拉加·莫罕为哈梅西聘定的新妇。关怀哈梅西的一些朋友们曾经反对过这件事，他们说，据传闻那姑娘长得很不漂亮。但对这种意见，布拉加·莫罕始终只有一个回答。“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总回答说。“你可以从外表的美来评论一朵花或一只蝴蝶，但你不能这样来评论一个人。如果这女孩子将来能和她母亲一样作一个贤良的妻子，那哈梅西就应该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了。”

听到大家在闲谈中提到他的为期不远的婚事，哈梅西感到心情非常沉重，他于是成天信步到处游荡，希望能想出一个逃避的办法，但结果却似乎任何可行的办法都没有。最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对他父亲说：“爸爸，我实在不能和这个女孩子结婚，我已经和另外一个人有过誓约了。”

布拉加·莫罕：“有这种事！你们正式举行过订婚仪式吗？”

哈梅西：“没有，那当然还谈不上，不过——”

布拉加·莫罕：“你已经同那女孩子家里的人说过吗？一切都已经谈定了吗？”

哈梅西：“我并没有正式和她谈过这个问题，不过——”

布拉加·莫罕：“哦，你并没有谈过？那么，既然这以前你一

直沒開過口，現在你當然更可以保持沉默。”

停了一會兒之後，哈梅西終於拿出了他的最後一個武器。
“如果我現在去和另外一個女孩子結婚，那我實在太對不起她了。”

“如果你拒絕和我為你選定的這個女孩子結婚，”布拉加·莫罕回答說，“那你將是作下了一件更對不起人的事。”

哈梅西再沒有什麼可說了；他心里想，他現在唯一的希望，就只有等着發生什麼意外的事來阻止這次婚禮。

據算命先生說，錯過了這次選定的吉期，以後在整整一年中就再挑不出一個吉祥的日子，因此哈梅西心里盤算着，只要能躲過這個命定終身的日子，這事就可以再緩限一年了。

新娘子住得很遠，從他家去只有水路可通。而即使走最近的路，尽可能穿行連接大河道的一些小河，也有三四天的路程。布拉加·莫罕為意外的耽擱打出了很寬裕的時間，在吉期前整整一個禮拜，他挑了一個黃道吉日，便帶着全班人馬出發了。一路一帆風順，不到三天，他們就到达了喜馬加塔，那就是說，離開婚禮的正期還有四天日子。老头兒所以希望尽早到達，還另有一個理由：新娘子的母親生活過得很苦，他早就希望她能夠離開自己的家，搬到他們的村子里去住；那樣他就可以多照顧她一些，讓她能再過幾年舒服日子，也算報答了他那已死去的年輕時候的朋友。過去因為兩家還沒有正式結親，他心中雖有那種意思，在老太太的面前總覺不便啟齒；現在，眼看婚禮馬上就要舉行了，他終於把這個意思說了出來，並且立刻得到了她的同意。她家本就只有這麼個女兒，現在要她到她那已無親娘的女婿身邊去擔當母親的職務，她當然是樂意的。最後她更斬釘截鐵地說，“誰愛議論就讓他去議論吧，我本應該和我的女兒女婿住在一塊兒。”

因此布拉加·莫罕便利用婚禮前的几天日子，为老太太收拾好一切，以便把她的一点家私搬到她的新居去。他原打算要她同婚禮队一道回去的，唯恐在路上沒人照顧，他来的时候还特別带来了他家的一些女眷。

婚禮按期举行了，但哈梅西拒絕正确地念誦神圣的誓辞。到了行“吉瞻禮”（新郎新妇第一次彼此相見的一种仪式）的时候，他竟閉上了眼睛。他整天是一臉沮喪的神色，大家說笑戏謔着鬧新房的时候，他始終默不一語，通夜，他背向新娘睡着，清晨，他更是尽可能早地跑出了新房。

一切婚禮仪式結束以后，婚禮队起程向回走了。所有的女眷坐一条船，年紀較大的男人坐一条船，新郎和一些年輕的男客人坐在另一条船里；最后的一条船上則載着在举行婚禮时奏乐的乐队，他們时时吹奏一些小曲和任意挑选的一些乐曲的片段，供大家消遣。

那一天天气热不可当，晴空中沒有一絲云彩，远处的地平綫上弥漫着一片濃密的紫霧。河岸边的树木全現出一种离奇的慘淡的色調，树上的叶子更无一絲动摇之意。船夫們滿身汗如雨下。在太阳落山以前，駕船的人便向布拉加·莫罕說：“我們得在这里把船弯下了，先生；再过去好些路都沒有可以弯船的地方。”

但布拉加·莫罕却希望越快越好地結束这个行程。

“我們可不能在这里停船，”他說，“这天儿上半夜会有月亮的；我們赶到巴魯哈达去休息吧。我决不会亏待你們的。”

船夫們只好再划着船前进。河的一边是在热空气中閃着微光的沙灘，另一边則是陡峻的坎坷不平的河岸，月亮透过紫霧升起来了，它閃射着一种暗紅色的微光，样子頗象醉汉的一只眼睛。天空仍然明淨无云，但忽然間，沒有任何預警，突来一陣有

如雷鳴的低沉的轟隆聲，打破了天地間的沉寂。船上的人向後一望，只看到一股挾帶着一片黑黢黢的塵沙和無數殘枝敗葉、樹皮草根的旋風，好象被一把巨大的掃帚掀起來的一般，向他們壓過來了。

立刻是一片瘋狂的喊叫聲：“不要慌！不要慌！快划呀！快划呀！啊，天哪！救命啊！”

此後的情形便沒有人知道了。

一股大旋風，象人們所習見的，在它狹窄的毀滅的道路上向前滾去，滾過了那些船隻，把擋在它道上的一切，摧毀無遺；片刻之間，這個不幸的小船隊便完全失去存在了。

第三章

暮靄消散了，銀色的月光遍洒在廣闊的沙灘上，好象讓它穿上了一身白得耀眼的寡婦的喪服。河面沒有一條船隻，甚至看不見一絲微波；河心河岸，到處是一片寧靜，這寧靜有如死亡帶給受盡苦難的病患者的一種無盡無休的安寧。

哈梅西醒來時，發現自己正躺在一個沙灘的邊緣上。最初，他竟沒有想起剛才所發生的一切，等到那不幸的遭遇象一個惡夢似地在他的腦中重現的時候，他便一跳腳站了起來。他的第一個思想是要弄清楚他的父親和他的朋友們現在究竟怎樣了。他向四面望去，什麼地方也看不到半個人影。他放開腳步沿水邊走了一陣，也仍一無所見。這一片雪白的沙灘，象躺在大人手臂中的孩子，靜躺在大巴達馬河——恒河的一支流——的兩個小支流之間。哈梅西走完了小島的這一邊，正打算開始搜尋小島的另一邊的時候，却忽然隱隱約約地看到遠處好象有一件紅

色的衣服。他加快脚步走近前去，竟看到一个年轻姑娘，穿着新娘子的红装，好象已经死去的样子躺在沙地上。

哈梅西曾学过一套办法，可以叫这个显然是溺死的人复活。为使她恢复呼吸，他坚持不懈地一下又一下用力先把这女孩的双臂向她的头的方向推去，然后又把它们扳回来压到她身子的两边，这样，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终于缓过气来，微微睁开了眼睛。

但哈梅西这时却真是疲惫已极，好一会，他连想要问她几句话的气力都没有。同时那女孩子也似乎并没有完全恢复知觉，她的眼睛刚要睁开，一下又气力不支似地阖上了。不过哈梅西仔细观察了一阵之后，知道她现在呼吸已没有什么困难。他于是就静坐在苍茫的月色下，长时间呆呆地望着她。他们俩第一次真正见面竟想不到会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这片躺在水陆之间的荒无人烟的土地，恰象是介于生和死之间。

谁说撒西娜不漂亮呢？月亮的皎洁的光辉遍洒在空旷的大地上，复顶的苍穹是那样辽阔无边，但这大自然的一切壮丽的景色，在哈梅西看来，只不过是用来衬托一个入睡的小姑娘的小面孔的花饰。

其它的一切已全被遗忘了。“我很高兴，”哈梅西心里想，“在那嘈杂喧闹的婚礼进行中，我一直也没有看她一眼。要不然，我决不可能有机会以我现在的目光来看她了。我现在救活了她的性命，这比在举行婚礼仪式时念几句别人编就的誓辞更为有效地使她从此属我所有了。念诵一段誓辞只不过是为使别的人承认我和她的关系，而我象现在这样得到她，她却等于是仁慈的上天赐给我的一件特别珍贵的礼物！”

慢慢那姑娘完全恢复了知觉，坐了起来。她把胡乱裹在自己身上的衣服理了一理，把面纱拉起来蒙住了头。

“你知不知道船上其他的人現在怎么样了？”哈梅西問。

她搖了搖頭，什麼話也沒說。

“好不好你一個人在這兒呆一會兒，我去找一找他們去？”哈梅西接着說。那姑娘仍沒有回答，但她身體的瑟縮卻比語言更明晰地表示出了她心里的意思：“不要離開我！”

哈梅西完全了解她這種無言的懇求。他站起身來向四面望去，在閃着微光的荒涼的沙灘上，哪里也看不到一個人影。他叫着每一個朋友的名字，盡力提高嗓子喊叫着，但始終也得不到任何回答。

叫喊無效，哈梅西只得又坐了下來。這時，那女孩子正雙手捧着臉竭力想忍住哭泣，但她的胸部卻止不住在那裡起伏波動。他本能地感到現在空洞的安慰之辭是沒有用的了，於是便緊偎着她，溫存地撫摸着她低垂的頭和後頸。她再也不能止住自己的眼淚了，心深處的悲哀立刻變成了有聲無言的低訴，傾瀉出來。哈梅西的眼中也流出了同情的熱淚。

當他們哭了個痛快的时候，月亮已經落了下去。在黑暗中望去，那一片荒涼的土地，有如一種險惡的夢境，沉入陰暗中的白色的沙灘更顯得鬼影幢幢。海面的水波映着微弱的星光，時而一閃一閃，那樣子直象一條巨蛇身上的黝黑光滑的鱗甲。

哈梅西把小姑娘因恐怖而發冷的嬌小的雙手握在自己的手中，並把她向自己的身邊拉過來。她絲毫沒有抗拒，她現在只盼望有人和她相守在一起，恐懼已使她失去其它一切本能了。在無邊的黑暗中，哈梅西的包藏着一顆溫暖的心的胸懷，便正是她所渴望得到的容身之所。現在已不是害羞的時候，她立刻舒適地安然依偎在他的懷中了。

晨星消失了，在一片灰暗的河灘上，東方的天空漸透出一綫白光，不久更變成一片紅色。哈梅西倒在沙土上睡着了，躺在他

身旁的年輕的新娘子，也把頭依在他的胳膊上沉沉睡去。直到晨曦輕撫着他們的眼皮的時候，他們倆才都從夢中驚醒過來。剛睜開眼，他們都只是驚愕地向四面望去，但很快他們就記起了自己坐船遇難的事，記起了這裡離開自己的家還很遠。

第四章

沒有很久，點點漁船的白色輕帆在河面上出現了。哈梅西叫過來一只漁船，在漁夫們的幫助下終於雇到一條可以送他們回家去的划子。在離開這裡之前，他把情況告訴了警察局，請他們代為尋找他的不幸的同伴們的下落。

當這只小船到達村子邊的碼頭的時候，哈梅西知道警察局已找到他父親、岳母和另外幾個本家的屍體；有幾個船夫可能已倖免于難，但所有其他的人卻完全不知道下落了。

哈梅西的祖母原是留在家裡的。她大聲號哭着來迎接她的孫兒和新娘子的來臨，此外，所有那些同去參加婚禮的人的家里這時也全是一片哭聲。沒有人吹一聲喇叭，也聽不見一聲慣常用來迎接新娘子的歡呼。沒有人設宴邀請她；事實上，人們是連看也不愿看她一眼。

哈梅西決定喪事一完便同他的妻子離開家鄉，但在走之前，他却不能不把父親的家事料理出一個頭緒來。他本家的一些因這次災難變成孤寡的太太們，都請求他託她們去進一次香，這件事也須得他來作一番安排。

他在料理這些悲慘事件的時候，偶有閒暇，當然也不能完全無意于房帷私情。新娘子並不象傳聞所說，只是一個幼小的孩子——實在說，村子里的婦女們還直嘲笑她，說她已超過了習俗

中的結婚年齡——但一接触到愛情問題，這位年輕的學士只苦于過去所念過的書本竟不能對他有任何幫助。冷靜的理智堅決認為，他現在既不可能也根本不應該留意這類事情，然而奇怪的是，儘管他的學識在這方面對他毫無幫助，他仍感到那小姑娘對他有一種奇怪的吸引力，他那學問淵博的頭腦竟也无法抗拒那種誘惑。

在他的想象中，她已變成了他未來的賢內助。終日在他迷惘的眼睛前面展現的，是关于她的各種幻景——她作為他的年輕的新婦，作為他所十分敬愛的妻子，以及作為他的孩子們的慈母時的情景。畫家把他所想象的最完美的景色，詩人把他所想象的最完美的格調供奉在自己的心中，並對它們獻出無限的熱忱，現在哈梅西則把這個小姑娘在他的想象世界中供奉起來，認為她代表着他的真正的歡樂，她是給他家帶來幸福和繁榮的神靈。

第五章

料理父親的事務和給老太太們安置好進香的事一共花了哈梅西差不多三個月的時間。鄰居中現在有些人已開始和那年輕的新娘子比較接近了一些。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把她和哈梅西連接在一起的情感的鎖鏈，原來雖是松軟無力的，現在却也慢慢地扣緊了。

這一对青年夫婦常喜歡在屋頂上鋪上一點草墊子，在空曠的天幕下，共同度過黃昏的時刻。哈梅西現在也常和她調笑；他有时会悄悄地從那女孩子的後面走過來，雙手蒙着她的眼睛，把她的頭拉到自己的懷中來。有時，她晚上沒有吃飯就躺下睡着

了，他为招她笑罵几句，会故意大叫一声把她惊醒。有一天晚上，他頑皮地抓着她的卷曲的头发，晃搖着說：

“撒西娜，我真不喜欢你今天梳的这个式样。”

那女孩子却立刻坐直了身子問道，“我問你，你們为什么老叫我撒西娜？”哈梅西惊奇地两眼望着她，完全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改換我的名字也决不能改变我的命运，”她接着說。“从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的遭遇就非常不幸，将来我一生也决不会有幸运的日子。”

哈梅西的心惊恐地急跳了几下，他的臉色立刻变了。驟然間，他已經极明确地感覺到，这里面一定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錯誤。

“你为什么說你一生都非常不幸？”他問道。

“我出生以前，父亲就死去了，在我还不滿六个月的时候，我媽媽也死了。我一直在舅父家里过着痛苦不堪的日子。后来，我忽然听說，你不知从什么地方来到我們村子里，对我发生了好感。两天之后，我們就結了婚，以后的事情，你自己是完全知道的！”

哈梅西茫然无措地仰身倒在枕头上了。这时月亮已經升起来，但它似乎完全失去了光彩。他不敢再問她任何問題，只是想把剛才所听到的情形看成是一个梦，一个幻境，尽量从脑子里抛开。一股温和的南风輕輕地吹过来，象剛从梦中醒来的人发出的一声叹息，月光下，一只不寐的杜鵑正唱着它的單調无味的歌曲。从停泊在近处碼頭上的木船边，傳來船夫們的歌声。那女孩子发现哈梅西好象完全忘記了她的存在，于是輕輕推了他一下問道，“要睡了嗎？”

“沒有，”哈梅西說，但此外他也沒再講什么；不久，她也就安靜地睡去。这时哈梅西却坐起身来，靜靜地凝視着她。在她的

前額上，他實在看不出命運之神暗記下的悲慘的痕迹。如此可愛的面容，為何竟可能掩蓋着那麼可怕的一種命運！

第六章

哈梅西現在已經知道這個女孩子並不是他的妻子，但要弄清楚她究竟是誰的妻子，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有一次，他故意問她，“你在婚禮中第一次看見我的時候，心裡怎麼想？”

“我沒有看你，”她回答說，“我一直都沒有抬起頭來。”

哈梅西：“你連我的名字都沒聽說過嗎？”

那女孩：“我只是在我們結婚的前一天才聽到說起你；我的舅母是那樣急於把我送出門，她根本就沒有告訴过我你的名字。”

哈梅西：“嗯，可我聽說你是識字的；讓我看看你會不會寫你自己的名字。”他遞給她一張紙片和一支鉛筆。

“敢情我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哩！”她賭氣地叫着說。“碰巧兒，我的名字還很容易寫，”說着，她大大地寫下了“斯瑞馬蒂·卡瑪娜·德貝”幾個字。

哈梅西：“現在你再寫一寫你舅父的名字。”

卡瑪娜寫下“斯瑞久克塔·塔瑞尼·卡潤·卡杜瑞亞。”

“我什麼地方寫錯了嗎？”她問。

“沒有錯，”哈梅西說，“現在你把你們村子的名字寫給我看。”

她寫下“都巴拍克爾”。

哈梅西用這種辦法慢慢知道了一些這女孩子過去的生活情況，但僅僅有了這些材料，他離開他所要達到的主要目的，還仍

然是和从前一样遥远。

哈梅西开始反复寻思，此后他究竟应该怎么办。她的丈夫很可能已经淹死了。即使能够调查出她丈夫家的人住在什么地方，如果把卡玛娜送去，他们是否一定会收留她，实在是一件很可疑的事，而要是把她再送回到她舅父家去，那对她又未免太不公平了。要让大家都知道，这么多日子来她一直充当另外一个人的妻子，并和他住在一起，社会上的人会对她抱着怎样一种看法呢？她在哪里可以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就算她丈夫还活着，他会愿意或敢于再要她吗？总之，不管哈梅西采取什么办法来处置她，结果都会等于是把她抛进一片茫茫无边的大海，任她去漂泊。他既不能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而不承认她是自己的妻子，又不能把她交托给任何其他的人；同时，他更不能真和她在一起过夫妻生活。哈梅西虽然曾把她看作自己未来的终身伴侣，拿用爱情调制出来的颜色，在自己的想象中，给她画出了一幅鲜艳夺目的形象，现在他却不得不匆忙地把这一幅可爱的画像给涂抹掉了！

他实在不能再在本村里呆下去了，如果跑到人烟稠密的加尔各答去，那里谁也不会注意到他，他也许就可以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了。他于是把卡玛娜带到加尔各答去，在离他从前住的那条街相当远的地方租下了几间房。

新的经历使卡玛娜感到非常兴奋。在到达加尔各答的那一天，他们刚一搬进新住处去，她就在窗前的小座上安坐下来。窗外络绎不绝的行人，无止境地挑动着她的好奇心，使它似乎永远也不会得到满足。他们雇下的一个单身女仆对加尔各答街上的情况当然早已司空见惯，看到那女孩子那么感到惊奇的样子，她觉得她简直是发疯了。

“你到底在那儿旺个什么劲儿？你还是去不去洗澡呀？天

已經不早了！”她忿忿地叫喊着說。

因为不可能找到一个愿住在他們家的仆人，他們現在找到的这个女人，只是白天在这里工作，晚上仍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我現在当然不能再和卡瑪娜睡在一起了，”哈梅西想道，“但在这样一个生地方，夜晚叫这孩子一个人怎么过呢？”

晚飯后女仆走了。哈梅西指給卡瑪娜睡覺的地方，对她說，“你現在就去睡吧；我呆一会儿看完了书再来。”

他打开一本书，装出閱讀的样子。卡瑪娜因为很疲倦，很快就睡着了。

第一夜就这样混过来了。第二天晚上，哈梅西仍准备照样让卡瑪娜自己单独去睡。这一天天气非常热。哈梅西在臥室外边的阳台上鋪了一条被，决定就这样睡一夜。他長時間躺在那里胡思乱想，手里搖着一把扇子，但到半夜的时候他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两三点鐘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地醒来，却发现自己并不是独自躺在那里；有人正輕輕地給他搧着。他这时还没有完全清醒，順手把那女孩子拉到自己的身旁，含含糊糊地說，“快睡吧，撒西娜，不要給我搧了。”因为在黑暗中卡瑪娜感到很害怕，她于是就钻到哈梅西的怀中，安靜地睡去。

哈梅西清早醒来，真不禁駭然。卡瑪娜还睡得很熟，她的右胳膊正摟着他的脖子。認定他已經属于自己所有，她露出一种极动人的安詳的态度，把头枕在他的胸脯上睡着了。他呆呆地望着这个熟睡的姑娘，眼睛里不禁充滿了眼泪。这个对他满怀信心的孩子正輕挽着他的脖子，他如何能殘暴地把她的手臂拉开呢？他現在記起来，她是在昨天半夜的时候輕輕溜到他的身边来給他搧扇子的。

他深深叹了一口气，輕輕拉开她的紧抱着他的一条手臂，站

了起来。

在經過长久不安的思索之后，他想到如果能把卡瑪娜送进一个可以寄宿的女子学校去，那倒是暂时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于是他就直截了当地对她说：

“卡瑪娜，你愿不愿意念书？”

她抬起头来望着他，脸上的表情已比语言更清楚地说明了她的意思：“你这話怎么讲？”

哈梅西于是长篇大论地告诉她受教育有多少好处，书本中有多少乐趣……但他实在满可以不必费这一番唇舌，因为卡瑪娜的回答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好吧，你教我。”

“你得进学校去学习，”哈梅西说。

“进学校！”卡瑪娜不禁大声叫着说；“象我这么大的一个大姑娘，进学校！”

卡瑪娜这种毅然以成年人自居的神气使哈梅西不禁微笑了。他告诉她，说：“比你大得多的女孩子还上学哩。”

卡瑪娜再没有什么可说了，有一天她和哈梅西坐着车到学校里去。那学校规模很大，里面似乎已有无数的女孩子，有比卡瑪娜大的，也有比她小的。

哈梅西把她交托给女校长，请她照顾，然后就准备离开，但这时卡瑪娜却也走过来好象要陪他一道走的样子。

“你要上哪里去？”他说。“你必须留在这里。”

“那你不留在这里吗？”卡瑪娜问道，声音颤抖着。

“我不能留在这里，”哈梅西说。

“那我也不能留在这里，”卡瑪娜说，紧抓着他的一只手。“让我和你一道走。”

“不要胡说了，卡瑪娜，”哈梅西说着，挣脱了她的手。